

90°
九十年代世界畅销书

世界热点

日本的全球出击

【英】比尔·埃莫特 著

BILL EMMOTT

新华出版社

JAPAN'S GLOBAL REACH



图书馆

313

【英】比尔·埃莫特 著

JAPAN'S GLOBAL REACH

日本的全球出击

BILL EMMOTT

贾宗谊 仲大军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10 号

JAPAN'S GLOBAL REACH

The influences, strategies and weaknesses of Japan's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Copyright © Bill Emmott 1992

The right of Bill Emmot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by hi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First published in 1991 in Great Britain by Century Business

国际中文版授权©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Arthur Goodhart

Literary Agent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3,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中文版权属于新华出版社

日本的全球出击

[英] 比尔·埃莫特 著

贾宗谊 仲大军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8 印张 195,000 字

1994 年 4 月第一版 1994 年 4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7-5011-2431-0/F·329 定价: 12.00 元

译者序

日本是二战后世界经济中升起的一轮耀眼的太阳。50年代和60年代，其经济增长率平均高达10%，1968年其经济规模由1961年的第五位跃居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二位。进入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仍然持续保持高速发展，特别是在1985年“广场饭店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升值。为了转嫁升值的压力，在80年代的后几年里，日本资金向海外展开了全面的出击。利用本国货币升值，及时将升值的货币转向国外。无形中日本的财富量大增。这是日本人抓住机会进行跨国经营的勇敢尝试。

1982年，日本的海外资产净额1,135亿美元，1986年上升到1,800亿美元，1987年为2,400亿美元，到了1992年年底，日本的海外资产总额为20,352亿美元，负债总额为15,216亿美元；两者相减，其纯资产已高达5,136亿美元，连续两年居世界第一位，并远远超过居第二位的德国[3,339亿美元]。从1986年到1991年，日本的海外投资达到了创记录的高峰，5年之间总数估计高达近4,000亿美元。仅1989年一年日本的资金输出就达到了1,794亿美元，其中证券投资1,119亿美元，直接投资为675亿美元。日本的全球性出击一时间搞得欧美国家惶恐不安。马丁与苏珊合著的《购买美国》一出版便成为1988年西方世界惊人的畅销书。如果与美国50年代的跨国潮相比较的话，日本80年代后期跨国经营的气势要远远大于当年的美国。无怪日本被此书的作者誉为“国际化”的先锋。

围绕着日本的经济奇迹，世人众说纷纭。一些欧美学者开始

研究日本的企业经营之道，而部分日本人也为自己的成就颇为自豪。1990年1月，日本索尼公司的总裁盛田昭夫和日本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合写了《敢说‘不’的日本》。此书一出，引起欧美人士一片震动和批评。在这种情况下，石原和盛田二人反而迎风上，于当年的5月紧接着出版了《日本就是敢说‘不’》[这两本书均由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一书，毫不客气地与美国分庭抗礼。由此引起了日美之间的诸多争议。

此书作者比尔·埃莫特现任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主编，80年代曾任该刊驻日本的首席记者，因此对日本情况比较熟悉。针对日美间发生的这场争论，他于1989年发表了一本剖析日本经济的专著《太阳也会西沉》，指出了日本这轮高悬中天的太阳趋于下沉的迹象。

果然，从1990年起，日本经济的衰退首先在股市上表现出来，股价从1989年历史最高点的3.89万日元一路下泻，到了1992年，接连突破2万、1.9万、1.8万与1.6万日元的多道防线，跌幅达60%以上，股票时价总额从600万亿骤跌至270万亿日元，可谓战后最严重的股市震荡。今年8月10日，东京股市再次暴跌，“日经平均价”跌破长期固守的1.5万日元大关，收盘价为1.4991万日元，曾一度出现1.4929万日元的最低点，是1986年3月以来的最低点，股价跌幅达到70%。

东京股市暴跌与前几年的股市狂涨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股市的攀升起始于1986年1月，起点是1.298万日元。到1989年末，飙升到3.89万日元，几乎是直线上扬。这种现象反映了前些年里日本经济过热的情况。

在股市暴跌的同时，房地产价也大幅度的下降，跌幅达到30%。日本股价和地价的总额在上涨高峰时分别为600万亿日元和2,300万亿日元。两者暴跌的结果，使大约1,000万亿日元的资产[相当于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3倍]鬼使神差般的突然化

为乌有了。

这就是经济学中的泡沫经济现象。泡沫资产的消失，使日本的企业和家庭顿感拮据。据统计，这次股票和房地产贬值之后，日本家庭的平均资产从 6,000 万日元下降到 5,000 万日元。企业与金融业的情形也是如此。一大批公司和银行负债累累。其结果是消费与投资的全面下降。

如果说在 80 年代后期日本是全面向海外出击，那么进入 90 年代之后，日本的跨国公司便开始全线退缩了，个别的公司甚至是损失惨重。例如被誉为日本企业模范的索尼公司，在 1992 年 3 月结算时营业亏损大约为 200 亿日元，而它在 1991 年还赢利 722 亿日元。两者相比，无异于天堂与地狱。

日本的经济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本书作者的一些分析不无道理。他认为日本目前的萧条主要是由于前几年里日本人过分的狂妄自大，过分的骄傲和自信，因而造成了过度的投资和消费，最后导致了泡沫经济的破灭。由此看来，如果对过热的经济进行宏观的控制和预测，减少一些盲目的乐观和自信，虚假的繁荣是可以抑制的。

太阳也会西沉，日本果然被不幸而言中。但是在本书里，作者又认为太阳的西沉是暂时的，他并没有象在《太阳也会西沉》中那样，认为日本的经济潜力已达到了顶点，而认为日本这个国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其全球出击远远没有停止；即使暂时收缩了，不久也会卷土重来。日本的跨国公司仍然在成长和扩张，并且变得越来越灵活和轻捷。现在，世界的各个地方都可以感觉到它们的影响。

到今天为止，日本与美欧之间的这场争论似乎已落下了帷幕。在这场争辩中，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双方都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偏执。日本属于东方文化的国家，自有一套经济发展的方法，不能硬套欧美的模式，所以，我们不能完全赞同作者的一些

观点。其实，日本二战后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政府干预和计划经济的结果。当然，日本的经济中也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需要改进。

在论述日本经济的同时，作者也花费了相当大的笔墨综述了跨国经营问题，对世界跨国公司的发展进行了历史性的叙述，并以日本跨国经营的几个典型企业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研究。目前，中国的经济正在腾飞，打出国门，跨国经营，不仅已指日可待，某些企业早已行动起来。如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在海外的固定资产总额已超过9亿美元，相当于在海外又创办了两个半国内同等规模的外运公司。首都钢铁公司近年来也有惊人之举，在秘鲁购买铁矿，在美国收购钢厂。至于一些中小型企业在海外的出击更是不胜枚举。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相信翻译此书将对中国的经济界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有着一些共同的经济规律。日本的经验尤其值得中国借鉴。中国的经济正在起步，参考一下其他国家走过的道路特别是一些弯路是很有益处的。

此外，本书还探讨了世界经济的前景，结合一些历史情况对世界经济未来的未来进行了一番描述。与某些忧心忡忡的学者相反，作者认为90年代经济萧条的阴霾过后，世界的明天将再次迎来一个经济繁荣的时代。

本书由新华通讯社高级翻译贾宗谊同志主译。不正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仲大军

1993年5月29日

原书序

带着一股冲力，他们来到了美国，英国，欧洲大陆和亚洲。突然间，日本人开始建立工厂，购买公司，购置著名的摩天大厦，与政客甚至皇室打得火热，资助各种展览、艺术节和慈善活动，更有甚之，雇用成千上万的职员并销售成千上万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日本的那些新成立的跨国公司长时期以来一直在向外出口，但把他们自己也出口到这里来倒是一件新鲜事。他们的到来使他们与其他富裕工业国家的投资公司一起组成了整个世界范围海外投资的繁荣。但是，日本人的到来，还是引起了世人更大的兴趣与注目。

对于某些人来说，日本新的全球出击看起来是不吉利的，这是通过扩张进而控制世界经济的征兆。越来越多的巨大的国家银行系统和资金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多的被公认为是“战略性”的制造业以及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和科研，看起来将要落入日本公司之手。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些跨国公司如同救世主，带来他们的财富、他们的管理技巧和他们的技术，来帮助我们取得更有效益的产品，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的投资给那些经济萧条的国家增加了就业，因此被认为是获得这个国家经济和它的劳动力信任投票的措施，甚至有人相信日本的投资可以消除美国和英国的外贸赤字。

但是，日本的投资浪潮在1986—1990年兴盛一时之后，到了1991年和1992年，日本在英国、美国或者是欧洲大陆的直接投资就大大减少了。当然，个别的投资还是有的，但是这股潮水基本

上是停止了。在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进入衰退、失业人数开始增加的情况下，西方对日本投资的认识看起来发生了变化。诺埃尔·科沃德可能很好地道出了这种变化：“我亲爱的，只有一件事比接受日本的投资更糟，那就是不要接受日本的投资。”

本书所叙及的就是这场日本的投资浪潮，以及它后来的消失和未来的前景。对于日本的新跨国公司以及所有那些受它们影响过的西方公司来说，那段日子曾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时期。在80年代之前，几乎没有日本公司感到有信心将它们的管理方法成功的运用到海外，特别是西欧和北美。的确，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也持有这种怀疑观点，他们确信日本的成功[特别是在制造业方面]取决于日本自身特殊的文化历史、社会管理以及驯服一致的传统。然而，80年代的事实证明，日本的企业可以成功地大规模地跨出国界，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进行经营。但是，它也显示出这些公司在国外的经营也会失败。有关日本企业的两种神话——同类性和不可战胜性——都破灭了。

这本书实际上提供了在这场实验和这个经济与社会的实验室里的一次指导性的旅游。这一旅程展示了成功与失败、各种不同的战略方针以及当地国家不同的接受程度。然而，为了引导读者进入这一旅程，你的向导并不意味着要去评价日本的投资是好还是坏，也不意味着要去表扬它或去谴责它。他更喜欢地是采取一个不可知论的态度。如同其他国家的商业活动，日本的跨国公司不能以好或坏这两个标准来评论。它们只能说是成功或不成功的，是称心如意的老板或是不称心如意的老板，是符合伦理的或不符合伦理的，是守法的或不守法的。

假若对日本公司所做的这么多的评论都是评判性的，所以，不管把他们看成是恶棍或是英雄，这种不可知论的方法都需要进行一些解释。由于总是持不可知论，所以其理由总是苍白无力或使人无所适从。有些人之所以反对日本跨国公司的到来，一般是由

于他们认为日本公司是有害的，他们的到来，意味着东道国工业竞争能力的下降。但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让眼睛只盯着事情坏的一面。日本的投资是症状，它并非疾病本身。它可能碰巧赶上了所在国公司的经营表现不佳的时候，或当地宏观经济政策出了问题，但决不是它所引起的这些问题。确实，它可能径直地表现出要利用这些问题的倾向，但这种努力又有利于引起人们对弊病的注意。所以，对这种症状加以控制将对治病于事无补；症状只是带有信息，但是攻击信使不是一项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同样，在那些对日本投资持乐观态度的人的头脑中也有许多错误的观点。例如，日本资金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外贸赤字的问题就能解决。当然，从形式上来看，第一批日本资金的到来不过是弥补外贸赤字的一种方法。另外，也很难预料它对这个国家的国际贸易有多大的影响。当然，外国的直接投资不会自动地减少进口或增加出口。它甚至有可能引起这个国家的进口增加。总之，80年代，许多对欧美投资的日本公司是为了将他们的在市场上已呈下降趋势的产品转移到国外，这些产品在日本的成本太高。这样做，既减少了这些产品如家庭小汽车等的出口，又使日本腾出手来，生产和出口那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如豪华小轿车等。

即使直接投资确实显示出对某个特殊部门的贸易平衡有作用，如英国的汽车工业，它也不能保证对东道国整个的国际收支平衡有同样的作用。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总是反映着它整个宏观经济的状况，不是个把公司的来去就能影响了的。如同对日本投资持批评意见的人一样，狂热鼓吹者们也是将眼睛只盯在事情的一个方面。由于把日本投资的作用吹捧得太高，他们甚至在冒忽视或颠覆本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危险。一个国家的就业、工资、基建投资或者是国际收支往来帐户的水平，不能建立在对日本跨国公司的依赖上。这些是宏观经济的事情，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政府的公

众开支、税收、规章和金融管制等政策影响着的。

但是，这本书的不可知论的方法确实包含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只要日本的跨国公司遵守共同的商业法则，那么，就应该让他们来去自由。这些跨国公司仅仅是整个商业部门的一些有趣的分支，如同其他行业一样，它们有权参与竞争、投资、雇工等一切活动，也有权兴旺与凋敝。在断定这些跨国公司既不好也不坏的同时，本书还持有这样的观点：作为一个群体，它们与一般政府的政策是不相关的。它们需要被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加以考查，但这不是政府适合担任的工作。正如投票支持或反对通用汽车公司或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不关美国政府的事一样，对帝国化学工业公司或阿姆斯特拉德公司的褒贬也与英国政府无关，同样，对日本跨国公司的赞成与反对〔不管是总的来说还是个别的〕也不是英美政府的责任。这种逐个案例审查的工作应由更专业化、更有鉴别能力和更客观的群体来进行，他们是顾客、雇员、投资者以及很少有人谈到的经济记者和评论家。

这位经济记者在好几个方面进行了他的考查。本书上来就讨论了日本的新的全球伸展，以及由此引发出的一些问题，目的是对下述问题作出解释：为什么它发生得这么突然？为什么它比其他国家的国外直接投资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和更多的争议？接下去，本书试图将这些争论放到跨国公司史的范围中去，看看这些公司是怎样以及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里惹得人们大惊小怪，特别是这种大惊小怪竟然能以令人惊讶的形式一再出现。6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所碰到的问题与今天日本的跨国公司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相同。所以，那些看起来相当新的问题实际上已是些老问题了。

但是，这些经历总的来说对日本公司还是新鲜的，特别是对那些大的跨国公司。由于不同的行业它们有不同的形式，所以，本书选择了四个案例来进行考察研究。它们是日本的汽车工业在英国和美国的战略和经验，日本石桥公司〔又译为布里奇斯通公

司] 兼并美国的费尔斯通轮胎公司, 索尼和松下打入好莱坞, 以及日本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对华尔街和伦敦城短暂而不光彩的冲击。

交叉在这些案例研究其间的是对日本跨国公司更加概括性的检验, 这一检验是建立在对 500 家欧美国家中的日本跨国公司进行问题普查的基础上。在这 500 家公司中, 有 150 家对问题进行了可应用的答复, 反应率占 30%。全部普查问题附印在附录二上, 问答的结果列在附录三里。其目的是为了避开在经济文章写作中经常出现的那种主观臆断的弊病, 这种弊病倾向于任意武断地下结论, 或是从仔细挑选出来的例子中得出结论。这次普查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信息基础, 对日本制造业跨国公司状况和它们经营方法的判断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另外, 这次普查还获得了一系列详尽的从这些公司经理嘴里得到的评论。

日本跨国公司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与两件事情紧密相连: 日本自身经济的命运和世界经济的命运。没有任何一家跨国公司是真正无国籍的, 特别是对于日本公司来说; 也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的经营战略可以不受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趋势的影响。由于这个原因, 最后三章主要论述这些问题, 以揭示日本的金融动荡如何有可能影响其国内经济以及它的跨国公司, 世界经济的变化怎样有可能影响未来跨国投资的模式, 而不管它是哪个国家。

在此书的写作准备过程中, 作者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帮助。最大的帮助来自那 150 家公司, 它们不厌其烦地回答了所提问的问题。许多在那四个案例研究的公司里工作的雇员为了接受我的采访, 而放弃了他们自己宝贵的时间。我的第一个代理人达沙·申克曼和后来的阿瑟·古德哈特对工作怀有很大的激情, 工作效率很高。我的在伦敦的编辑苏珊·威斯特和马丁·柳以及在纽约的史蒂夫·沃瑟曼也是如此。手稿是由无与伦比的戈登·李阅读的他给我纠正了大量的不恰当的地方。曼迪·阿特斯勒显示出了珍

贵的组织才能，使我在撰写此书时没有影响我的本职工作。对于
缪里尔·维斯和小渊博子在研究和管理上给予的帮助这里也一并
致谢。当然，书中遗留下来的需要被指责的一切错误和观点，都
由我来负责。

目 录

第一章	过度存在	(1)
第二章	跨国公司问题	(25)
第三章	实行巡回控制的汽车制造厂	(46)
第四章	日本的海外冒险家	(65)
第五章	太宽的路	(79)
第六章	西方, 汇合东方	(96)
第七章	受到好莱坞的诱惑	(108)
第八章	控制权问题	(129)
第九章	金融界	(144)
第十章	国内的日落和向全球的扩展	(164)
第十一章	日本的日落之后	(180)
第十二章	对一个不熟悉的世界的一瞥	(197)
附录一		(217)
附录二		(224)
附录三		(228)

第一章

过度存在

忙碌的老傻瓜，躁动的太阳，
你为什么这样，
通过窗户，透过窗帘，将我们拜访？

约翰·多恩[1571—1631]

酣睡，然后醒来，
长长地打一个哈欠，
叫猫子又出去做爱了。

伊萨[1762—1826]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成千上万的被人们称做“吉斯”的美国士兵来到英国时，他们并不被英国人所接受，尽管他们在战争中站在共同的一方。“吉斯”遭到了人们普遍地反感，并且经常被怀疑甚至被憎恶。对任何年轻人或那些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美国人的

成年人来说,这种现象看起来有点奇怪。令人惊奇的是,当年英美之间的憎恶居然与今天 90 年代日美欧的关系情形十分相似,事情确实如此。

为什么美国大兵被憎恶?在英国人眼里,第一个原因是美国参战晚了。尽管欧洲在 1939 年的秋天就爆发了战争,可是,美国人一直等到 1941 年日本袭击了位于夏威夷的珍珠港之后,才对轴心国宣战。并且,在一开始,大部分到达英国的美国军队只是待在他们的基地里,而英国的空军海军和陆军将士却在海上、空中、北非作战。这一做法具有简单但重要的结果。那些面孔陌生的美国大兵看上去总是有时间去和当地人来往,特别是与他们自己的老婆和姊妹。不管有些说法是否准确,至少人们是这样感觉的。

另外,美国人比英国人富有。他们的国家在过去的两年里,不仅没遭受战争的破坏,还作为一个原材料、必需品和船只的主要出口者大发战争横财。美国的大萧条终于结束了。那是周期性的因素,经济起伏的一个阶段。更有甚者,那些较有头脑的英国人已经意识到了一个逐渐形成的基本事实:美国正在取代英国领导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霸主地位。大英帝国正在崩溃,1942 年 2 月,新加坡落入日本人之手便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此时,英国历时一个多世纪的主宰地位正在倒向日本和德国这两个竞争对手。但从长远的倾向来看事情并非如此,尽管眼前的事件一时还显示不出来,英国却是正在将世界范围内的霸主地位让给美国的大兵“吉斯”。

由于这些思想,不管是下意识或者有意识地,英国人把对美国盟军的憎恶总结成一句话,说美国人所惹的麻烦主要是由于他们“过分有钱、过分纵欲和过分存在”。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太富有,对英国妇女太感兴趣,生活过得太舒服。

今天,日本和日本的生意也是如此。日本的竞争已经在世界上有年头了。但直到 80 年代中期以前,那也不过是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如果你是个美国人]或者是在世界另一端的事情;如果你是

个欧洲人，你甚至在地图上很难找到那个地方。这种竞争更多地是向外出口，而不是在当地生产。即使这些出口产品如照相机或汽车在当地受到欢迎，它们除了给人一种低价、优质的印象和一个模糊的异国名字[非常模糊：夏普、松下、潘太克斯]之外，也再没有带来任何具有日本特点的东西。亚洲国家对他们的日本邻居知道得多一些，但除了南朝鲜，这个日本邻居在地理上还是有点遥远，那情形就象旧金山与纽约、莫斯科与伦敦、斯德哥尔摩与开罗是邻居一样。对亚洲的表兄弟们来说，日本也不过是个远房亲戚，这个亲戚在工业上极其发达，在市场上出售的产品他们连想都不敢想，除了从他们那里买点原材料，平时是不与他们打交道的。

然而，现在事情不同了。日本和日本的生意突然地、戏剧性地变得不太遥远了。他们就在邻近的村镇和城市里，雇用当地的劳工，购买[或拒绝购买]当地的商品和服务，给当地的政治基金、慈善事业、博物馆以及一些社区组织捐助资金[或者施加影响，以你的观点为准]。他们购买当地的大楼、高尔夫球场、旅馆饭店以及整个公司。他们出现在街头巷尾、商场餐馆，出现在火车上、健身房和学校里。

他们的薪水过高，过度淫乐，并过度存在。是的，几乎就是这样。与美国大兵“吉斯”不同的是，美国人或英国人很少攻击日本生意人是色狼。[尽管妇女确实有理由批评他们是性欲主义者。]如果谈论起日本男人去曼谷、马尼拉或南朝鲜干的那些玩女人勾当，一些亚洲人可能认为他们是过分纵欲的，虽然说这个有点远离话题。不管怎样，日本人或者更经常地是他们的公司以及他们的国家的确适合这种描述：他们看起来好象是薪水过高[也可以说是过度富有]。但是，就许多批评意见来看，最遭的还是他们的过度存在。

这句话主要地是指人而言。让我们再回到1941年。1941—1945年这一时期，对美国人和英国人来说，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普通的英国人第一次真实地至少是大量地见到了美国人。英美两国